

徐瑾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徐瑾
著

不迷路 不东京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迷路,不东京 / 徐瑾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207-0476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9477 号

不迷路, 不东京
(BUMILU BUDONGJING)

作 者: 徐 瑾
责任编辑: 柳 媛 江丹丹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邮政编码: 100007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10 000 册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8.25
字 数: 138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207-0476-2
定 价: 56.0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023113

作者简介



徐瑾

青年学者，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。

FT中文网专栏作家，东京大学访学学者。

近年出版《有时》、《白银帝国》、《印钞者》等著作，曾入选“Kindle上最值得读的100本书”、“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”等，获得《财新周刊》、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、《新京报》、中央广播电视台、中央电视台、逻辑思维等好评推荐。

作者微信公众号：徐瑾经济人



扫码关注

策 划：许剑秋

责任编辑：柳 媛 江丹丹

统 筹：吴玉萍

封面设计：周伟伟

责任营销：高玉梅 76566399@qq.com

投稿邮箱：dfyexpress@126.com



在东京
迷走·迷色·迷读



东京大学

序言 东京客居记

1985年，小津安二郎离开人世二十二年。

“新德国电影”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姆·文德斯千里迢迢来到东京，以“寻找小津安二郎”之名，期待寻找昔日小津影像中谦卑而怀旧的日本。然而，在小津墓前，他仅仅看到一个“无”字。对了，文德斯拍了不少公路片，他自己也是著名的旅行者。

更早一些，20世纪60年代末，哲学家罗兰·巴特造访东京。他将日本比喻为一个“符号帝国”，东京城市没有中心，中心仍旧是“无”，东京“整个城市把一个既是禁城又是无人关心的场所围在中间……这个圆形领地的低低的屋脊是不可见之物的可见的外形，它隐藏着那个神圣的空无”。

两位大师都强烈感受到东京的“无”，每个人眼中的东京都有所不同，否则从没到过日本却影响世界对日本看法甚多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，也不会《菊与刀》中说西方作者描述日本人总是长长一串“既……又……”的字样，比用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国民身上的都要多。

日语有时会把外国人称为“外人”（がいこくじん），外界

对于日本的解读热情与困惑程度，几乎与日本人认为自身无法被理解的执念一样强大。日本永远像一面看似平淡的镜子，似乎可以一览无余，似乎又照见大千世界。

每个城市都是文明的结晶体，如今大城市总是被太多谈及，典型如东京之于日本。提起日本文化，一些中国读者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京都、艺伎、俳句之类，但是后工业时代的日本已经相当都市化，尤其是东京这样的地方，更是当代日本的代表，这反而是最吸引我的所在。即使日本人，对于东京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。

出生在东京工作在京都的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，对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深有感触。京都充满古迹与历史，他在那里安静地思考学术，与此同时，他笃信现代生活属于东京，他在东京就是一个居家男人。东京的伟大与京都的贫乏可以体现在不同细节之中，“四条通根本没法和银座比。每当我去丸善书店和三越百货的洋书区，我总会恼怒于京都的贫乏。甚至在我去神田的中古书店的时候，我也会意识到东京的伟大。去东京都厅议事堂的鱼子酱餐厅试试，或者去尝尝帝国酒店的烤肉，你就会理解东京现代的一面了”。二者的区别，他认为可以用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形容，就是城内两条河，墨田河和鸭川河，鸭川河清澈，而墨田河奔流，暗示着东京那种“复杂的折腾”。

东京这种复杂，本身也是现代都市普适的现代性体现，既有匠人精神也有追求效率的一面，既有平淡恬静的一面也有野性飞扬的一面，只看到其中一个面向，都是失败的观察。

对于我来说，东京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某种意义上，对我这样的漫游者，无论在哪里，最有趣的风景始终是人。2017年，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，在东京大学访学，开始了我在东京的客居生涯。这次课题是做中日经济对比，却让我有个机会，得以“用脚丈量”东京23区。英国小说家乔治·奥威尔曾说，流浪生活中的另一大不幸是强加给你的无聊，所以我们在旅行和客居之中总会找各种消遣，这本小书，算是我客居东京的初步感受，既是我的迷失之旅，也是旅途之意外产物。

之前，我已经去过日本很多次，去山形县的乡下看过红叶，也到过东北边缘的温泉乡，更不用说奈良之类的古都，但说起来，最喜欢的还是东京，因此访学城市想也没想就选择了东京。迄今为止，我仍旧并不认为自己了解日本，也不那么了解东京，我甚至认为将了解定位为旅行的目标，倒真是既宏大又肤浅，不独日本如是。

我来了，我看到，我走了，无非如此，只能如此，何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我期待看到的。

〈一〉

初夏的东京，在乐町桥，晚上八点的咖啡馆。

这是我即将离开东京的时刻，也是白天与黑夜间最后的安宁时刻。当时我就明白，很多年后，我会怀念这一刻，就像黑白电影中不断回放的“完”字，蒙太奇式的眩晕与满足。

离开东京的时候，少不了告别与聚会，也是舍弃的过程，我丢了不少东西，但最后，还是带着一盆植物上了飞机。普通的植物，绿叶，褐色枝干，白色底座。带走它，不仅因为它在过去一直陪伴着我，更因为它会提醒我，它是我从东京带回的生命，而我生命的一部分，也永远停留在东京的客居岁月中。

我刚刚到东京的时候，为了方便去东京大学本乡校区，先住在后乐园的东京巨蛋酒店，然后再慢慢寻找房子。期间，多次散步去东大校园，出来时往往不到五点，本乡街区已逐渐暗下来，就找一家街边的咖啡馆，来一客咖啡，看路人。

咖啡和书店都有让人安静的特质，有朋友说每次迈进书店，时间总是迅速慢下来。我以前觉得每个城市有大学与河流，就让城市变得有了灵气，就像女子有了酒窝。现在想想，书店也有类似的效果，无论北京的万圣还是上海的季风抑或台北的诚品，都是如此，更不用提东京那么多的古书店以及女生们喜欢

的各类店铺。

不少朋友说东京文艺，其实也许是他们自带了文艺的滤镜，就像各种看似不同的自由行，不仅行程相似，连感触都充满雷同。后现代的全球化旅行看似寻求不确定性，其实恰恰是拒绝不确定性，一切都在暗中谋求稳定，如同那一个个收拾妥当的旅行箱。

对于本地人来说，东京应该有着更复杂的一面，现实的，梦幻的，以及希望的与幻灭的。对我来说，以前东京是放松的起点，现在却要成为思考存在的所在。生活永远在别处，生存却总在此间，来到和看到永远不是一回事。

〈二〉

如何使得在东京的时间更有意义，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。

平常在公寓看书，时不时会觉得有声响。一开始还以为是来自隔壁，随着房子轻轻晃荡了一会儿，才发现附近又地震了。最开始还吃惊一下，后来就习惯了，见惯不怪，连新闻都懒得查了。

购物、做饭、清理房间、洗衣服、服药、打电话、独自旅行、处理财务。这是西方人定义的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，热闹的东方人，习惯群居，对于上述都市化的独居守则，多数人才刚

刚开始。

然而，习惯是可以积累的，在东京的客居生活于我正是如此。于是，就这样吧，我也变成一人吃饭，点一杯啤酒喝一半的人，既假装在中国，又假装在异国。虽然来东京的目的是经济研究，却也调侃希望写本小说，异国的陌生和暧昧让一切可能的想象都不那么滑稽。

多数所谓旅行，其实只是观光，看似希望逃逸旧有，也不过是暗中有模有样地复制家中的一切。如此这般，对所在地只是过客，更多期待的是猎奇或者是“存异”。定居则不然，往往也意味着身份的认同，自我合理化的结果往往更多的是“求同”。

客居的身份就介于定居与旅行之间。至于是客居还是旅行，不仅取决于时间，更在于心态。客居，在浮光掠影与落地生根之间，在存异与求同之间，也是可以侧身观察的好机会。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V.S. 奈保尔写人在伦敦，形容人都成为二维那么晦暗。我不是当年的奈保尔，也过了孤身求学的阶段，在东京的生活，并不单调，不过存在感总是没有国内强，然而，这恰恰是我所期待的陌生感，希望多经历一些，只是当作有趣的经历去体察。



安缦酒店的东京落日

〈三〉

有一次夜里，微微有雨，在一个颇有情调的乡土居酒屋见一位日本朋友。因为大家同龄，而且算是再次见面，所以谈话比较随便坦率。聊得兴起，他略带好奇地问我，你这段时间有交到一些朋友吗，我笑着回答说，我不是来交朋友的，是来长见识的，顺便呢，也看一些人情冷暖。

这是我面对严肃问题时的一种标准反应，以玩笑话或者刻薄话应付。不过，也是部分实情。孤身在异地，生活能力不算很强，在异国失去自己的文字与存在甚至身份，自然，不少地方需要人帮忙，处处也会遭遇解释与说明，也有不少不理解，更有不少世态可看。

旧的身份被逐渐剥离，如同褪去了一层皮肤，下面潜滋暗长的，是蠢蠢欲动的新肉，有孤独的撕裂，也有探索的冲动。

也有朋友笑话我，看来你还是怕寂寞啊。我想想也对也不对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很多时候是宅女，连餐馆都是去固定的几家，甚至喜欢的菜也往往就那几样，隔三差五换着吃，也颇为满足，不愿意在上面花费太多心思。在东京因为想多了解，所以社交活动很多，总是四处走动，连外出就餐也不想吃重复的饭。

一切都存在意外。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，

但是真的独处久了，也会想沾沾人气，会俗气地带上笔记本去咖啡馆工作，顺带观察一下东京男女。

我公寓门口，有一个很有些名气的意大利餐厅，往往宾客盈门。有时，我会挑不那么热门的时间，过去点餐独食，计划做隐形人来观察世界。不过，有一次一位服务生看到我在 Kindle 上读中文，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，自我介绍是中国人，聊了几句，无非是从哪里来、待多久、为什么事留下来，就自觉走开了。我既感到温暖也觉得不好意思，下次见面还是碰到了，话题来来去去也还是那么几句。后来，我索性也因此去得少了，主要是有点担心再见面没有新话题，但是一直很感谢他的热情。

我以为自己已经看破世情，可以接受一个人的客居，然而也还是需要人群；我本来以为我不是去结交朋友，然而事实上我却收获不少友谊，感到不少温暖，可以说是点滴在心头。

国内已经熟悉的朋友自不用说，在东京新认识的朋友还真的不少，无论是在国内出发前就热心给出从住房到美食建议的蔡孟翰老师，或者带我逛遍神保町精通英、法、德文的王前老师，还是和我见面就斗酒勉强斗成平手的长声前辈，抑或没有见过面就积极帮我联络奔走的福本先生，更不用说多次陪我去银行、邮局处理各种琐事之余还不忘关怀地问一句“有钱花吗”的秀松老师，以及一路关照我的高见泽磨、渡边真理子、阿古智子、

久保田淳一、安富世里加等师友，不能一一罗列。我并不是轻易表露感动的人，但往事如昨，一幕幕回想起来真是叙说不尽，有种人世少有的安稳感与情谊。

〈四〉

客居是一种状态，无论人们是否真的察觉，我们对于时间和光影，真的只是一种短暂的存在，这不是客居又是什么。

有位我喜欢的日本女作家，年轻时就背上行囊走四方，从中国内地到加拿大，再到中国香港，她先生也是颇有名气的作家。我原本以为，像他们这样优秀的写作者，而且是以文字为生为乐，也许仅仅文字就可以让他们满足。

然而，我们见面的时候，聊到深处，她说在她生了小孩之后，先生开心地说，终于觉得自己在历史上存在过了。我颇诧异了一下，怔怔地想，也是，即使再大的才华，在时间面前都是渺小又无声，零星火花而已。

不过，即使有孩子，基因得以延续，也只是满足了存在的妄念吧，万物的毁灭无可避免，更何况沉重又脆弱的肉身。不深入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，但是如果想深了过后，一切也变得无不可。